「侯裕文系列」（１）《向港女說不》----------口語文

作者: 馬域克

Powered by 紙言

第一章：同志大聯盟、羅海蓉及杜家欣

我是侯裕文，今年二十八歲，樣子普通，中等身材，在政府部門擔任文職，簡單來說即是公務員。每逢周末，我也偕同一班好友出外消遣，節目不離好友聚餐，唱K，把酒談歡，間中我們也會到夜店打轉。而我們的朋友清一色也是男性，其中三個更是「鐵腳」，包括我的死黨史敬騰，他的好友馬兆基及我的舊同事外號「聰明仔」，就是這樣，我們便組織了「同志大聯盟」，我們四人也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單身。其實我們的成員還有三個，只是其中一個已有女友，另外二人因為工作關係而比較少露面。

我們四人之中，其中敬騰和兆基也是工作環境而沒有機會接觸異性，聰明仔可能樣貌和條件不討好的關係，以致沒有異性對他有興趣。而我身邊其實不乏異性朋友，但她們不是已有男友就是「港女」格，以致我對身邊的異性沒有興趣。而其中有一個更是「經典」，這是大約兩年前的事。

當時因工作關係，以致認識了舊同事羅海蓉，雖然她現在已離職，但我們也保持聯絡。這次是其中一個聚會，但在此之前我們已約定吃晚飯，但她跟我說：「唔好意思，今晚我唔記得約左我契妹唱K，你唔介意一齊嗎？」
「係咪你經常提及果個家欣呀？」
「係呀，到時先正式介紹你識。」
其實在此之前，我和海蓉到夜場消遣時也跟家欣見過面，只是大家也顧著耍樂而沒有時間互相了解，這次的確是大好機會。
「咁我就唔介意，唱K咪仲好！」
「不過咁，由於佢無返工，我地需要夾埋佢果份，有無問題？」
雖然要夾錢，但相信唱K應該唔會太高消費，所以我好快答應她的請求。
「無問題！」
「咁今晚七點創興廣場等！」
「OK！」
就是這樣，我們三人當晚就在創興廣場Neway落腳，海蓉的契妹全名是杜家欣，她大約二十二歲，樣子娟好，並沒有男朋友，但她身邊也不乏追求者。這晚的氣氛尚算不俗，但當結帳的時候，海蓉本身想用信用卡找數，但她沒有攜帶，結果她只能夠俾返自己果份，而我需要額外俾多個人頭錢。雖然有點兒那個，始終跟她正式第一次見面便要請客，當然指的是杜家欣。但亦考慮到我跟海蓉見面時她也有請客，加上她亦有跟我說明要夾返佢果份，只是現在由我請她，所以我無必要計較。

（續）

第二章：糖衣陷阱

這晚，海蓉致電給我，這是我們唱K後一星期的事。她問：「你覺得家欣O唔OK？」
我心想：「點為之OK？她的答案咁模稜兩可，說實在我真係唔識答？」最後，我還是草草回應她一句：「OKㄚ！咁佢覺得我點？」
「佢直情係我面前讚你好男人，睇黎佢對你有D意思．．．」
當我聽到她說家欣對我有意思的時候，我已聽不進耳了。直到她對我說：「其實你們仍然單身，不妨考慮一下大家吧！老實講，我當你係兄弟我先介紹佢俾你識。」
「佢有無公主病先？呢樣我要唸下。」
「佢係有少少公主病，不過同佢相處耐左你就覺得佢好好架喇！」
「到時先算喇！」
接著就是我們閒話家常的時候，我們談了超過半小時，最後她還是強調一句：「家欣是最好的。」

當掛線後，我反覆思考著剛才的問題，說實在我不介意她介紹異性給我認識，只是當提及發展機會時，我也顯得不耐煩。事實上對於戀愛事，我一直也抱著寧缺勿濫的心態，我絕不相信一見鍾情這些荒謬的事情。我需要的是溝通和互相了解，覺得適合自己的才會展開追求，並不是及時行樂又或者為拍拖而拍拖。而這個問題我也跟同志大聯盟的兄弟們研究過，敬騰也認同我的想法，只是他比較著重外表，要是他覺得不合眼緣便不會考慮；兆基沒有機會接觸異性，所以對樣貌方面沒有特別要求，基本上有異性主動結識他，他也不會抗拒；至於聰明仔，他是比較抗拒姊弟戀，只要年紀比他年輕，他也會考慮，他還打趣地跟我說要求我介紹家欣給他認識；而另外兩名經常缺席但這次也出現的兄弟分別是「東尼」和「鹹濕邦」，其中東尼已有女友，但他好明顯是「未玩夠」，他跟我們一樣也有興趣結識其他有條件的異性；至於鹹濕邦，其實我們也懷疑他是否需要女朋友？聽到佢個朵，不難想像他是「雞蟲」，佢只要有錢就可以解決性需要，但換個角度，他是一名缺乏自信的男子，才會選擇用錢解決。至於唯一沒有出席的成員陳肇堅，他剛剛跟太太離婚，由於育有一子，他仍需要為贍養費而努力，以致他甚少出席社交場合。

最後，他們也沒有認真討論這問題，以致這晚我根本把這事拋諸腦後。但我不製造問題的同時，問題也自然找上我，事情從這個未接通的來電開始。

由於當天我告了病假，以致日間大部份時間也躺在床上，但當我醒來時，發現三個未接通來電和一個whatsapp訊息，三個未接通來電也是來自同一個號碼，而whatsapp短訊就是海蓉傳送給我的訊息，內容是：「家欣找你！」

於是，我決定致電家欣。

（續）

第三章：初見（一）

家欣接聽電話後說：「喂！」
「係咪搵我？」
「係呀，放工未丫？」
「我今日病左．．．」
「你病丫？有無睇醫生丫？」她搶著說。
「當然有喇，如果唔係點攞醫生紙？」
「咁你休息下喇！」
「拜拜！」
當掛線後，我有一種不能言喻的感覺，尤其她對我莫名其妙的關心，使我不知所措。

第二日，我如常上班，期間我收到家欣whatsapp給我的訊息，但這信息沒有文字，只是個表情符號，我問她甚麼事？但由於她沒有即時回應，我只好繼續工作。
當我接近下班的時候，我又收到whatsapp短訊，是家欣的回覆，內容是：「收幾點？」
我立刻回覆她：「剛收工。」
過了兩分鐘後，她再問：「出唔出黎食飯？」
這裡我也要說明一下，其實我不習慣即興，因為我跟父母同住，家人每晚也會為我煮飯，由於收工時間，我亦估計家人已經開始煮飯，以致我不得不推搪。我上車後便回覆她：「屋企煮左我飯，下次先！」
結果，她沒有再回覆我。

這晚，我收到海蓉的來電，我想也不想便接聽：「喂！」
「你知道家欣唔開心嗎？」
「咩事唔開心？佢無同我提過喎！」
「你唔好咁冷漠得唔得？你自己問佢喇！」
我竟然被人說成冷漠是始料不及的事，我就是經常被她的九唔搭八搞到一頭煙。我隨便回應她：「得喇！我要訓喇，聽日仲要早起身，早抖！」
當我的手機離開耳朵那一刻，仍然聽到海蓉跟我說：「你記住打俾佢！」可想而知剛才她的聲量是何其誇張。

當然，她的心情如何完全跟我扯不上任何關係，所以我沒有理會她跟我說的話。

第二天是星期六，由於補鐘的關係，以致我可以提早下班。其實下班前我已收到家欣的whatsapp短訊，她問我今晚出唔出黎食飯？方才想起海蓉昨晚跟我說的話。我回應她：「無問題！」
因由星期六家人也預計我會外出，沒我要求下絕不會煮飯給我。接著，她在whatsapp問：「去邊度食？」
我再回應她：「我來屯門找你！」
接著，她也很快回覆我：「一陣見！」

由於時間尚早，我便走到旺角太平道「探望」南南公主，牠是我家已離世的土耳其安哥拉貓，我把牠取名為南南，由於我把她當作公主般看待，所以把牠稱為南南公主。雖然她走了半年，但我仍然惦記著牠。

當我離開不久，正準備步向新世紀廣場的巴士站外，突然又收到whatsapp短訊，是家欣send給我的，她說：「還是不出了！」

此時我有一種覺得被耍的感覺，於是我決定爭取返一次作主導，我回覆她說：「我上左車！」
她只是回了一個字：「下！」
我回應她：「我話我上左車！」
差不多同一時間下，她跟我說：「咁早？」
於是我講左一個理由，令她不得不服：「我唸住早少少入黎屯門行下，好耐都無入過黎。」
但其實我仍未上車，此時她卻回應說：「咁不如約早少少。」
「六點有無問題？」我回覆她的短訊。
「無問題。」
接著我無回覆，而此時我亦上了一架往屯門的巴士。途中我再望望手機，家欣的whatsapp短訊不斷，內容大致上說想去元朗食雞煲，雖然我在屯門途中，但轉乘西鐵到元朗我卻接受到，於是我回覆她沒有問題。

當到達屯門後，我在屯門市廣場逗留一會後，便轉乘西鐵到元朗．．．

（續）

第四章：初見（二）

當到達元朗後，手機時間顯示為五時五十分，由於還有十分鐘才到六時正，於是我致電給她，但電話長響後便接駁到留言信箱。此後，我找個公園坐下，並每隔五分鐘一次的頻率致電給她，我心想：「佢唔係唸住放飛機卦？」
結果，我給她whatsapp短訊，幸好這個訊息是一個剔號，即是她未曾閱讀，而最後上線時間為十六時二十分，估計她應該睡了起來。由於我山長水遠走到來元朗，我絕不想就這樣離開，唔甘心的情況下最終決定留下來。結果六點半我終於收到她的回覆，一如所料她果然是睡了起來。於是我回應她的短訊說：「唔緊要，我等你！」
「仲出？」
我見到這個回覆即刻呆左，咁即係咩意思？唔通要我徙車錢咩？我嬲嬲地之下再回覆她：「我未走！」
佢最後都係覆我話晏少少先出到黎。結果，這次她遲了差不多兩小時，但這個當然不是重點，因為我覺得等其實唔係問題，因為自己都習慣等待異性朋友，這也使我習以為常。

「裕文，頭先唔好意思，我唔知醒。」她慌忙對我說。
「唔緊要喇！你出到黎已經好好！」
其實她沒有爽約已經很好，所以我也對她客氣些。
「咁行喇！」
「由你帶路！」
說罷，我們並肩而行，沿途她問我：「聽海蓉講話你最近唔開心喎，究竟咩事？」
我心想：「我幾時有講過自己唔開心呀？海蓉玩野咩？」
我回應她：「海蓉九成九吹水喇，佢夠話你唔開心。」
「算喇，這些無謂提，我地快D去食野喇，我好肚餓。」
她竟然若無其事，相信她應該習慣了海蓉的作風，以致麻木了，想不到只有我才認真對待吧！

當就坐後，我們點了一個雞煲和一些小菜，由於店內有電視機的關係，以致我大部份時間也望著電視。家欣也邊吃邊看手機，直到她從手機向我展示她所飼養的兩隻博美犬，我們才打開話題。她笑說：「佢地叫奶茶同咖啡，佢地係情侶黎架！」
「邊隻係奶茶邊隻係咖啡？」
她指著淺色毛那隻說：「呢隻係奶茶，右邊呢隻係咖啡，佢地靚唔靚呢？」
「其實邊隻係男，邊隻係女？」
「淺色係男深色係女。」
「點解唔帶佢地出黎？」我笑說。
「帶佢地出黎好麻煩嫁，如果佢地出埋黎我地唔可以坐入面。」
「係喎！」
她接著說：「最麻煩要兩隻一齊帶出黎．．．」
「點解？如果帶一隻會點？」
「另外一隻會呷醋，返黎要想辦法氹返佢。」
「咁點氹呀？」
「餵野佢食同埋同佢玩囉。」
於我而言，有飼養寵物的女子我會加分，畢竟自己也是喜愛寵物的，感覺上有飼養寵物的女子心地都不會太差，所以我決定花時間了解她。而這頓飯大約二百多元，當然由我請客，離開時她還不忘跟我說謝，這個舉動也令我對她的印象分增加不少，畢竟現時有很多女性也是奉旨心態，她們覺得男仔同女仔出街一定係男仔俾晒錢，但這種心態我好抗拒。如果係我契妹又或者女友出街吃飯我一定請，除非是相熟的異性，否則不會再有下次機會。至少這方面已得到同志大聯盟的兄弟們認同，尤其敬騰，

他對男仔請女仔食飯呢個問題不解，畢竟雙方未到達這種關係的時候，大家也只是朋友，朋友相處間不是應該要平等嗎？為什麼只有單方面付出呢？可能有些男士會覺得，如果自己對個女仔有意思，就算明知只是朋友關係也會勉為其難地請客，但同時我亦質疑這種女士追唔追得過？就是這種自以為有錢便可以搏取異性歡心的男子，才造就港女的形成。又或者咁講，港女一詞其實唔係為左標籤任何人，而是一個社會現象。

（續）

第五章：中伏

晚飯後，我們在元朗逛了一會，後來家欣帶我到大馬路的一家夾公仔機的店鋪，她看見櫥窗內盡是Hello
Kitty公仔，她希望我能夠送一個給她，於是我換了六十元代幣，但可惜的是這六十元未能為她帶來喜悅。接著她提議到B仔食糖水，由於我無晒現金，所以需要到銀行提款。其實這次我有些期望她會主動結帳，但她看來並沒有這樣打算，我覺得每人請一餐其實好正常，至少對方都會覺得唔好意思。當我們坐下來的時候，便開始點選甜品，我們也是點了芝麻糊豆腐花，期間也是閒聊。但當我們吃過糖水後，她對我說：「我要買糖水給母親。」
其實這個舉動也令我對她加分，但很可惜她做錯一件事令我對她有所保留，我們一次過結帳後她並沒有俾返外賣錢我，我唔追佢只是十零廿蚊想佢自動自覺俾返我咁解。

最後，她送我乘車離開元朗。沿途中，我腦裡開始盤算著這個女子是否媾得過？從剛才表現一看，除左食雞煲的時候係有加分之外，之後的舉動也是令我為之側目。雖然對某些女子來說，願意讓男士請客也是代表有意思的一種，我說的當然不是港女。但是願意請客，並不代表願意負擔對方的所有消費，就以這次為例，她要我付錢就是為了幫她的母親買宵夜，這個怎樣也說不過去。當然，如果我見過伯有就唔同講法。最後得出結果就是有待觀察。

接著兩個星期，由於我寢住病，所以沒有上街。而家欣知道我病左便經常whatsapp訊息給我問候說話。而這個星期六，我亦都跟同志大聯盟的四位「鐵腳」一同到旺角朗豪坊的一家清吧睇波，期間我一直都有跟家欣whatsapp聊天，當然我還send了一些相片給她，她回覆問：「點解唔預我？」
我的回覆：「麻甩佬睇波團你都arm？」
她回覆：「有無靚仔？」
我回覆說：「靚唔靚仔見仁見智，得閒介紹你識！」
「喂，你條死仔，約我地出黎自己又掛住玩電話！邊個黎架？」
坐在旁邊的他拍了拍我手臂說，他就是史敬騰。
「唔駛問喇，我話一定係家欣！」聰明仔說的，他坐在我對面。
「得喇，唔玩電話喇！我地繼續吹水！」
說罷，我立刻收起手機。接著敬騰問：「你地究竟傾D咩？」
他指的是我和家欣，我跟他說：「佢問睇波做咩唔預佢？」
「咁你叫佢出黎喇！」敬騰說。
「係咪先，我無所謂！」
說罷，我立即拿起手機，又收到她的whatsapp，她問：「聽日去唔去海洋公園？」
我見到這短訊後便跟其他人說：「佢聽日約我去海洋公園喎！」
「我有興趣！」三人同時說。
「我又要去！」敬騰笑說。
「我要睇海狗！」
兆基說罷，聰明仔問：「乜果隻唔係海獅咩？」
「理得佢海獅定海狗丫？佢地去邊我地跟住去邊囉！」敬騰說。
「咁我拒絕佢！」
「唔好喇！」
這晚總算輕鬆的渡過，至於第二天由於下雨關係，縱使沒有拒絕她也變得毫無懸念。

星期三晚，我收到她的whatsapp短訊，她問我星期六出唔出黎食飯？我見星期六沒有甚麼特別事，所以一口答應她。

約會前一晚，她致電給我說：「我聽日要買野，早少少出黎得唔得？」
「我收工後即刻出黎，你要買咩？」
「係咪你送俾我先？」她笑說。
此時，我呆了．．．

（續）

第六章：第二次約會

~為什麼我呆了？事實上就算是我的契妹也不會輕易叫我送禮物給她，更何況是沒有目的的情況下送禮有點兒那個。我問：「送咩？」
「一支Moschino香水同埋NARS洗面膏。」
「唔好喇！」
「好喇！」
「真係唔得！」
「不如咁，你剩係送洗面膏俾我！」
「咁好喇！」
「多謝！咁聽晚見！」
說罷，她已掛線。從她的聲線可以感受到她的喜悅，而我也算是勉為其難，免得她覺得不爽而爽約。我跟她可以說是一面天堂一面地獄。第二天下午，我本來打算不回家便直接跟家欣見面，但她說沒有這麼早，所以我首先回家換衫和洗澡。她約了我晚上七點在中環IFC等，但我早了半小時到達，她跟我說了買洗面膏的地方，並叫我買左先。支洗面膏唔係好貴，三百幾蚊左右，於是我在GODIVA門口等她出現。但可惜的是她並沒有準時到達，最後她還是遲了半小時。當她收到禮物後的表情猶如小孩子收到糖果一樣，她謝過後我便跟她一起步行到威靈頓街的一家泰國菜館，這是因為她想吃泰國菜的關係。「泰國菜之中我最鍾意食生蝦。」
這時，一大碟生蝦已經在桌上。
「我好少食泰國菜，其實我比較鍾意西餐。」
「咁下次喇！」她笑說。
接下來，我們也是談笑風生渡過，話題也離不開夜場生活就是一些爛笑話。當最後一道菜吃完後，再把椰青喝光後便立即結帳，五百多元不算是大數目，結果也是我結帳。由於時間尚早，所以我們想四處走走。而通往IFC必經之路的中環街市上蓋也畫滿了很有趣的圖案，於是我們輪流拍照，拍照的過程中我重拾了久違的童真，她也不時露出如陽光般的笑容，當然氣氛也是最好的。當我們走到IFC後，發現大部份商鋪已經關門，剩下少數商鋪仍然燈火通明。經她引導後我們終於走進GODIVA，她被那些巧克力餅乾吸引著，只是她看了不到兩分鐘便走出來。我跟她說：「我係呢間鋪買野有九折！」
「係咩？你又唔早D講！」
「你有野想買？」
「係呀，不過下次先喇！」
說罷，我們仍舊繼續前進。望著那些關了燈的櫥窗也算是沒趣非常，這時她走進COACH，她說想看看手袋和錢包。當她拿起貨架上的錢包時，店員便開始招呼她，而我這時也需要上洗手間，除了自己本身有需要之外，其實我也免得尷尬，因為我肯定唔會送給她，而我亦不相信她會自掏腰包。當我去完洗手間後，我們也發覺其實中環沒有多少地方可以行，而我們也不欲到蘭桂坊，所以乘搭港鐵到銅鑼灣。由於SOGO仍未關門，我們便進入店內閒逛，不出所料，我們除了吃的東西外，並沒有買其他東西。最後我們走到世貿中心六樓那間遊樂場夾公仔，但今次又令我失望，我仍然不能靠我自己的能力討家欣歡喜，大概是運氣不佳吧！最後我們還是一起玩籃球機和太鼓之達人，雖然夾唔到公仔，但醉翁之意不在酒，這晚的氣氛尚算不俗。總結這次約會，由於氣氛不俗，所以這一頓飯和今次約會的消費我算係俾得情願，唯一令我不爽的卻是她走進名店內並有購買意慾，加上開頭叫我送野果part已經扣了分，以致我不慾跟她發展，但作為朋友也沒有壞。一般來說，要是連續兩次約食飯，對方沒有意識夾返錢的話，基本上我係唔會考慮。可能大家會有所誤解，我並唔係要求對方一定要夾返錢，就算最終自己出晒錢，都唔一定代表對方無意識。有意識的意思是指準備埋單的時候對方已經拎定銀包出黎（當然銀包內唔係得幾十蚊喇），又或者我埋完單之後對方會問返我駛唔駛夾返錢？咁先為之有意識。就算明知對方只係做門面功夫，但我感受到對方有意識的話，我也不會扣分。我最唔喜歡的是埋單前裝作去洗手間，又或是銀包內沒有足夠現金的人，這些人別要說發展機會，根本做朋友也沒有資格。（續）

第七章：家欣的工作地方

~這晚，我身處的地方是位於尖沙咀棉登徑的一家酒吧，是家欣邀請我「探班」，原因就是她終於覓得工作，就是在這家酒吧擔當侍應。由於非繁忙時間，所以她坐下來跟我閒聊，她坐下來後便立即提及海蓉，她說：「我跟海蓉反左面！」
「你又同佢發生咩事？」
這個「又」字其實有深層意思，因為她們周不時也是這樣，但我也好奇地想知道原因。
「早幾日我同佢一齊上深圳，我話想按摩先，但佢堅持話要同佢一齊Gel甲先，跟住佢同我係街嘈起上來，結果佢自己將我留在街上・・・」
「好小事姐！」
「小事？你又唔係唔知大陸幾咁危險架喇！佢竟然就咁走左去，萬一我有咩事點算？今次我絕對唔會原諒佢！」
當聽到她的解釋後，我只是得啖笑，心想：「咁你明知危險又返大陸玩？」
閒話家常一輪後，便和她開始玩骰盅，結果一打啤酒喝清光後便結帳，由於不是任飲場的關係，計埋nuts後結果四百多元埋單。第二次踏進這家酒吧前，她致電給我。她說：「可否幫我買野？」
「買咩？」
「我要買兩個合味道杯麵同埋一包吉百利朱古力。」
「得喇，我等埋我個friend先。」
「一陣見！」
是的，這次我約定了聰明仔，既然他有意認識家欣，所以我勉為其難跟他一起赴約。勉為其難只是這晚是平日的關係，事實上我是有意把她介紹給我的單身兄弟們，當然她亦撇除了我的考慮範圍內。其實這種心態正常不過，一般來說你也不會隨便介紹一個你正在追求中的異性給朋友認識，其中一個因素當然就是恐怕他成為你的潛在對手！這時，我已在超級市場內，手機也響起，這次來電顯示為聰明仔，我想也不想便接聽。
「喂，你去到邊？」
「我到左尖沙咀。」
「你等我，我在超市買緊野。」
「哦！咁我係馬會等你。」
當他掛線後，我便繼續在超市內選購，我看見合味道杯麵買三個比較便宜，所以買了三個。付款後接著便走到馬會會合聰明仔。「今晚有咩心水？」聰明仔問。
「熱刺對巴素利和波喇！信我！」
「好，我就信你買一舊水。」
接著，手機隨即響起，是家欣的來電，我接聽時她搶著問：「你係邊？」
「我地係馬會。」
「馬會？做咩？」
「你認為入去馬會有咩可以做？」
「我最憎人賭錢！」
此時我對著聰明仔笑說：「家欣話佢好憎人賭錢喎！識做喇！」
但其實他已投注完畢。
「我同佢講左喇，我即刻黎！」
「咁算你喇！」
她說罷，我立刻掛線。「你需要既食物，杯麵買多左個。」
「唔該！」
接著，她把東西拿進廚房。而我亦對聰明仔說：「佢就係家欣，一陣間你介紹自己喇！」
當家欣走出來後，聰明仔急不及待發聲：「我係阿凱，人稱聰明仔。」
「你好！講多無謂，落柯打先喇！」

「都係半打啤酒喇！」聰明仔說。
「開唔開芝華士？」她問。
此時我稍作遲疑，可能她看見我猶豫不決，所以她給了我一些甜頭：「如果你開芝華士，綠茶同埋nuts可以免你。」
「咁幾錢支？」
「一個好易頭既價錢，八百八十八，買二送一。」她笑說。
此時我轉向聰明仔，細聲問：「你開唔開？」
「好丫，就開一支！」他對我說。
「咁開一支先。」我對家欣說。
其實我還寄望聰明仔拒絕的，可惜的是他令我失望。
此後，我們一邊骰盅玩樂一邊閒聊。直到肚餓的時候我才想起剛才買多一個杯麵，於是我跟家欣說：「可否幫我煮個杯麵？」
「你講笑咋嘛？」
「我邊同你講笑，我仲有個杯麵係你度。」
「咁呀．．．我入去問下先。」
此時，聰明仔已經睇緊餐牌。他說：「不如我地叫D炸著條，雞翼黎食喇！」
「都好。」
「唔好意思，經理話唔得呀。」
女聲從後而至，是家欣的聲線，但這問題不大，因由我們已經想了叫些甚麼？
「得喇，咁我地要炸薯條和雞翼。」
「好丫。」由於第二日大家也仍需上班，所以吃過這個尾盤後，我們便結帳離開。這次我們每人夾了五百多元，當離開的時候，聰明仔還跟我說：「呢次都好甘喎！」
「所以你應該明白出面D任飲場係幾咁吃香。」
點解我會用任飲場作為比較呢？事關之前有些兄弟也跟我說過入場費好貴，他們寧可到那些按柯打收費的酒吧消費。當然，這也是他們喝得不多的理由。
「下次都係唔好開芝華士．．．」
當他提到這一點後，我立刻打斷他的話：「我有問過你，我都唸住你會拒絕，點知你話開我都O左嘴。」
「係我錯！係我錯！」
最後，當我送他上車後，我也獨自乘車返回家中．．．
（續）

第八章：同志聚K房

~這個星期六晚，我沒有找上家欣，縱使她一直whatsapp聯繫我。這夜，我們四隻「鐵腳」和鹹濕邦，在富運neway的一家K房內聚會。當中亦都提及到上次我跟聰明仔一起會家欣的事。這次由聰明仔首先發言：「幾時再去家欣果度？不過下次真係唔好開芝華士就真。」
「仲好講，你條死仔，已經問左你喇！係你話無問題。」我指著他笑說。
「得得得！下次唔會。」聰明仔拿著咪高峰說。
「其實下次叫埋我地咪開得囉，我唸我地幾個圍埋應該唔會好貴姐。」敬騰說。
「咁下次搵埋敬騰一齊去喇，兆基有無興趣？」我望著兆基說。
「敬騰去我都無所謂。」
「鹹濕邦呢？你成晚除左唱歌之外都無乜點出過聲，講幾句黎聽下。」
他坐在我身旁，我拍了拍他的大臂後，他終於說話：「幾百蚊飲一支芝華士，我寧願去叫雞好過。」
「算喇，睇黎你都唔適合媾女。」敬騰笑說。
「我一早已經承認果D場唔arm我玩，我寧願真係搵間酒吧餐廳或者清吧可以坐係度吹下水。」鹹濕邦說。
「鹹魚白菜各有所好，既然你咁唸我都無辦法。」
說罷，我喝了一口雜果賓治，樣子當然顯然是無可奈何。事實上身邊的人，就算不是自己兄弟也好，他們也經常埋怨自己無女（女朋友），但有果陣又唔去爭取，這些人根本不值得同情。手機鈴聲突然響起，來電顯示為家欣，我對大家說：「等等，我出去聽電話。」
當我走出房外後，我立即按下接聽。其實我不介意讓其他人知道我們的談話內容，但K房內實在是一個不容易談電話的地方。
「喂！」
「你係邊丫？今晚我係尖沙咀。」
「我同班兄弟係油麻地唱K，都係唔黎喇！」
「唱K？做咩唔搵我？」
「我地成班麻甩佬係度傾心事，唔通你都arm？」
「過黎一齊傾喇！」
「唔係咁好卦！」
「咁算喇，咁幾時出黎食飯？」
「出左糧先，聰明仔話好掛住你喎！」
「唔好卦！」
其實我只是試探她對聰明仔的反應，從他的語氣可以看出，她是相當抗拒聰明仔。
「佢成日係我面前提起你，你唸唸佢喇！」我笑說。
「唔好講笑喇，咁你幾時出糧丫？」
「下星期。」
「咁到時電聯喇，咁係咁先。」當她掛線後，我再重新返入K房，他們也開始唱歌，在場只有聰明仔問我：「剛才是否家欣致電給你？」
「係呀，我有同佢提過你．．．」
「提過我？你講左D咩？」他打斷我的話搶著說，像是恐怕我說了些甚麼？
「頭先我幫你試探完佢，佢應該對你無意思。」
「唔係卦？我有D難以置信。」
我心想：「要是家欣喜歡聰明仔，咁又真係難以置信。」
「唔緊要，下次我地再安排見面。」
「其實我有個唸法，我想嘗試同佢單獨見面。」
「你可以自己約佢，老實講我唔介意，我同佢只係普通朋友。」
「我無佢電話。」

這時，我確實O左嘴。佢竟然無「抄牌」，都唔知佢去黎做咩？感覺上當晚是白費心機。
「下次你先問佢，我未經佢同意我唔敢俾佢電話你。」
「咁下次喇。」
接著，就是談論那些不相干的話題，就是這樣，我們第二天早上才交房，食過早餐後才各自離開。這天是距離出糧之前的一晚，家欣用whatsapp跟我聯絡。內容是：「可否幫我去GODIVA買野？」
我即時回覆：「買咩？」
她的回覆是：「上次同你一齊睇過果包餅呢，你買平d嘛，所以搵你幫我買。」
我再回覆：「無問題，聽晚尖沙咀見！」
此時，她回覆了一個「無問題手勢」的圖像，我沒有回覆她便睡了起來。第二天下班後，由於是平日的關係，我已一早跟家人說明不要煮我飯，為的是迎接我跟家欣的第三次約會．．．（續）

第九章：第三次約會

~我約了她七點半在新港中心等，由於未夠鐘的關係，我走入海港城內的GODIVA店內幫家欣買朱古力。結帳後我立即致電家欣，她接聽後我說：「你係邊？」
「我係新港門外報紙檔，你過黎未？」
「我係海港城內，行緊出黎。」
「咁你快D喇！」
「得喇，你等等。」
說罷，我立刻收線。「你係邊？」
我致電給她說，此時我已站在新港中心門外，並到處觀望。
「我見到你喇！你唔好郁！」
「係邊呀？」
「喂！嘻嘻！」
此時，我感覺到肩膊被人拍了一下，我轉身一看，果然就是家欣。
「嘩！做咩著到成身黑衣蚊丫？」
基本上，除左佢個ISSEY MIYAKI手袋係紅色之外，她的衫褲和鞋也是黑色的。
「乜唔好睇咩？」
她這樣一說，令我接不上半句話。雖然不是不好看，但總是有些怪怪的。
「我無話唔好睇喎！」
我隨便說上一句話，她拍打我的肩膊後說：「咁行喇！去食咩丫？」
「唔係話食Pizza咩？」
「係呀，海運大廈有間食Pizza好正，我帶你去丫。」
「好呀，咁行喇！」
說罷，我已經朝往尖沙咀海傍方向漫步，而她亦邊行邊說：「你有無幫我買野？」
「當然有喇！」
說罷，我把剛才買的那盒朱古力遞給家欣，她欣喜若狂，並對我說謝。雖然我無話過送俾佢，亦都唔會奢望佢會俾返錢我，但既然她懂得說多謝便隨她吧！反正我又不會執著這些小數目。不一會，我們來到這家位於海運大廈的薄餅店，外面還清楚看見整個維多利亞港的景色。當我們落了柯打後，便開始談笑風生，期間也有提及過聰明仔，我對她笑說：「聰明仔想約你食飯喎！」
「你唔好講笑喇！」說著，她面有難色。
「我邊有同你講笑丫，佢唱K果晚親自同我講。」
「佢好恐怖，果晚佢飲醉左亂咁講野，唔飲得叫佢唔好學人飲喇！」
她突然認真起來，使我也不敢怠慢，我立即回應：「我都話佢其實唔係咁飲得，唔好怪佢。」
「你作為佢老友，係咪應該操下佢d酒量呢？」
「旨意我？其實我都好耐無飲，酒量已經大不如前。」
「你多D落黎咪得囉，我幫你操，嘻嘻。」她笑著說。
「下次先。」
說罷，我們的食物也已放上桌上，我和她分別把千層麵和意粉放入口中，當場還少不得的是厚厚的薄餅。「我最近幫奶茶同咖啡剪毛，一陣俾D相你睇。」
「你幫佢剪？」
「梗係唔係喇，我帶佢地去寵物美容院剪架。」她那柔弱的聲音說罷，便掏出手機給我看。只見兩頭博美犬頭部被剪成毛球，而身體的毛髮也被除去。
「靚唔靚呀？佢地。」她續問。
「你做咩精神虐待佢地？」
說罷，我扁起嘴巴，裝作替牠們很可憐的樣子。
「咩丫，佢地剪完鬼不知幾開心。」

「係咪丫？幾時帶佢地出黎俾我見下？」
「下次你過黎元朗搵我先。」
「都好，等我俾D溫暖佢地嘛。」我笑說。
「唔駛喇！」
「我幫佢地平衡返心理姐，嘻嘻！」
「咁你即係話我變態喇！」說罷，她拍打我的手臂。
「講事實姐。」我笑說。
「哎呀！」
我隻腳感到痛楚，原來她踢了我一腳。
「唔玩喇！食野喇！」她說。
說罷，我們繼續「清理」桌上的食物。最後，我們每人拿著一杯紅酒，望著維多利亞港。美中不足的是我們未能夠走出外面遠眺對岸的夜景和享受海風撲向我們的感覺。結帳的時候，我看見張單已經呆了，其實這一餐已經唔算昂貴，只是自己帶唔夠錢而已。單據顯示金額為七百九十四元，而我的錢包只有六百元。於是我硬著頭皮問家欣：「你有無二百元？」
「係咪你一陣俾返我先？」
此言一出，我有些少遲疑，姑勿論我會唔會俾返錢佢，而係佢竟然大庭廣眾的情況下咁講，我顯得有些尷尬。
「咁當然喇！」
縱使她不問我，我也會俾返錢佢，但以剛才的情況來說，我是由情願變得不情願。我覺得就算點都好，這句說話無理由會在這些場合出現的，就算她真的需要問，也應該待我們離開餐廳後才說。最後，我未待那侍應找回的六元，已經跟她一同離開。在此我也想說明一下，基本上我係有俾小費的習慣，除非餐廳服務質素太差，否則我也會給小費的。但從這件事來看，我只是為了避免旁人的目光而已。（續）

第十章：拍拖的感覺

當我們離開餐廳後，我們分別上了洗手間，十分鐘後在洗手間外等候。
「我地行喇！」
家欣說罷，我們繼續並肩而行離開商場。
「這個袋子是朋友從日本幫我買返黎。」她邊搖著手袋邊說。
「香港無得賣咩？」
「日本買平D嘛，香港成四千幾蚊。」
「咁日本買幾錢？」
「起碼平一半，慳到既夠我去泰國玩幾日。」
「唸住幾時去？」
「無咁快，六月尾。」
「自己去？」
「同四個女仔一齊去。」
「嘩！咁咪發達，你地可以去叫鴨喎！」我大笑著說。
「可能喇，不過一定會去飲野。」
我偷笑著說：「飲野？」
「笑咩呀笑！」接著，她提起左手的時候，我已經急步跑向室外，她卻追著我說：「咪走丫！」
「你追到我先喇！」我笑說。
但當跑到室外的時候，根本不能再跑，因由人群已經擠在商場外，而我亦根據職員指示走到五支旗桿下。「你係咪禁返錢俾我？我知邊度有銀行。」當遠離海港城後，她像是急不及待似的問我。
「我都知。」
說罷，我跟她一起走到碼頭的匯豐銀行提款機。在此之前，她一直抓住我不放，直到把提款咭插入提款機後，她才把我鬆開。她笑說：「打劫！快D禁晒D錢出黎。」
「可唔可以劫第二樣？」我笑說。
「唔得丫，快D俾家用我。」
我聽到「家用」呢兩個字呆了一會，直到二百元從提款機到手後才笑說：「未出糧，無家用丫！」
「咁我打劫你囉！」
「劫財定劫色先？」我淫笑著說，她一直用手抓住我拿著二百元的手。
「兩樣都要！」說罷，她已搶去我的二百元，但其實是我刻意鬆手的。
「Yeah！」她細聲歡呼後便把二百元收回銀包內。雖然我俾返錢家欣，但底裡也希望這二百元是她自己付出，畢竟我已經給了最大的一份，要是她沒有問我取回這些錢，印象分也許加了不少，但很可惜她沒有這樣做。
「咁劫完財係咪劫色？」
「唔劫喇，對你無興趣。」她笑說。
「咁叫雞都要俾錢，我明白。」我淫笑著說。
「哦！原來你係D咁既人。」說罷，她拍了我一下肩膊。
「男人不壞，女人不愛嘛！」
「你衰丫你！」她用棉花糖的聲音對我說。
「都唔及你，去泰國叫鴨，哈哈！」
「去飲野咋！」
「飲野？即係唸住媾泰仔喇！」
「我唔係咁隨便架！」
「唔信囉。」
「你咪唔好信囉！」
接著，她竟然問我：「究竟向邊個方向最近西鐵站？」此時，我們位於星光行中藝門外。

「沿海傍行就最好，可以吹下海風；但過了廣東道後向前行落隧道已經係尖東站。」
「咁向前行喇！」
說罷，我們便過了對面馬路。其實我對她這個決定是失望的，畢業我很享受海邊漫步的感覺。我們走到隧道口的時候，她再次說話：「其實你有無唸過去旅行？」
「自從出黎做野之後，我都未去過旅行。」
「我覺得有機會的話應該去其他國家見識一下，擴闊自己既視野。」
想不到這句說話竟然出自她口中，這也使我驚奇。她續說：「其實我好想去韓國．．．」
她一說韓國，使我想起一些事情，我打斷她的話說：「去整容。」
「算喇，我都知自己唔係靚女架喇，都唔駛咁丫嘛？」說罷，無奈二字已寫在她的臉上。
「我覺得你應該去隆胸好D囉！」我笑說。
「你去死喇！」
「拍」的一聲，重重打在我的手臂上。
「咁我講事實姐。」
說罷，我立刻對著她扁嘴和側起頭來。她終於笑了起來：「你好cute丫，成個細路仔咁。」
「我不嬲都係大細路黎架喇，哈哈！」
「睇得出丫。」
其實我係扮緊艾沙雲小學雞個樣。「請你食糖丫！」
此時我們已經進入尖東站範圍內，我們踏上扶手梯後她從袋中把一粒糖果交給我。
「多謝。」
我一邊吃一邊把糖紙搓成圓球狀，正想把糖紙放進她的褸袋內，但被她發現後便抓著我，她說：「丟左佢！」
「丟去你果度。」我笑說。
「唔得丫！」
此時，我照舊露出剛才的神情，她說：「乖喇。」
接著，她用手撥弄我的頭髮，接著說：「原來你有gel頭架？」
「咁梗係喇！」
結果，我還是趁她不為意的時候，把糖紙放進她的褸袋內，然後裝作掉垃圾的樣子，得以讓她沒有懷疑。最後，她還相約我星期六晚到她工作的那家酒吧消遣，但這次除了聰明仔外，我還會帶同敬騰和兆基一同赴約。（續）

第十一章：第三次

這是我答允家欣第三次到她工作的酒吧見面，兆基臨時有事，這次我偕同聰明仔和敬騰一起捧場。當我們在尖沙咀會合後，手機突然響起，來電者當然是家欣，我想也不想便接聽：「咩事？」
「幫我買野！」
「買咩？」
「幫我去些粉買Haagen Dazs綠茶雪糕，唔該。」
「得喇！」
這次我的回應是比較冷淡，接著便收線。當我們走到些粉店內的同時，我亦想起一些事情需要向他們說：「其實我上次蠢左，我唔應該俾貼士佢。」
他們望著我沒有說話，像是等待我說出下一句話，他們沒有回應後我續說：「上次聰明仔記唔記得？我幫佢買左野食，佢都無俾返錢我，咁我駛乜俾貼士佢？所以你地記住唔好俾貼士。」
「咁我地換晒D散紙先。」敬騰跟收銀員說，而此時我亦開始結帳。
「我又要換，唔該阿姐，幫我換二十個一元。」
此言一出，聰明仔把一張二十元紙幣遞給收銀員。
「哇！你條死仔，你唔駛咁誇張卦？」敬騰笑說。
「差唔多喇！」聰明仔說。當離開些粉之後，我們一起步向棉登徑，沿途經過WHY CLUB，敬騰便指著它說：「係咪呢度？」
「咪玩喇！」說罷，我們便走進另一家酒吧。
當家欣望著我時，我立刻把她吩咐我買的東西給她，她還反問我：「乜你真係買架？」
我心想：「即係點？係咪其實我唔買都得？」
「唔好講呢D喇，我兩個friend，呢個聰明仔，上次見過喇！另一個自行介紹。」我分別拍著他們的肩膊說。
「你好，家欣。」
未待敬騰開口介紹自己，聰明仔已搶著對家欣獻媚，但他的樣子就是四個字可以形容–烚熟狗頭。而敬騰也只是簡單介紹自己後便坐下來。「不如我們叫啤酒喇，大家有無問題？」
我帶頭說出這句後，家欣已急不及待問：「今晚唔開大酒？」
「唔喇，下次齊人先。」
敬騰帶著刀鋒的語氣，也使得家欣放棄「強逼」我們開大酒。
當家欣走開後，我壓低聲量問聰明仔：「你唔係要抄牌咩？一陣駛唔駛我俾機會你？」
「我．．．都係一陣先喇！」
「睇你表演。」敬騰輕聲說。「你地係度搞咩丫！快D玩喇，啤酒已準備好！」
家欣說罷，便拿著骰盅坐在敬騰旁邊。我們的位子是一張長方桌，每邊可以坐兩個人，而敬騰旁邊沒有人坐，也使得家欣坐在他的旁邊，也即是我的對面。「七個六，到你。」我指著家欣說。
「我唔信！開你！我一粒都無。」家欣大聲說及打開手上的骰盅。
「兄弟，我有三粒，撐你！」
「我都係！」經敬騰和聰明仔這樣說，我有些不好意思，其實我真係講緊大話，事實上一粒都無。當我打開骰盅後，我對家欣及其他人苦笑著。
「講大話！飲喇！」家欣大聲說。
「所以我到而家都呃你唔到囉！」
此言一出，身旁的兩個兄弟像是明白我甚麼意思，他們也笑了起來，當我抬頭望向不遠處的吧枱，那位男侍應也掩著嘴巴笑了起來。
「等陣，我要做野。」
說罷，家欣便開始工作，這時我也上了洗手間。當我再次走出來時，已見家欣站在我的位子旁，她指著聰明仔跟我說：「你個friend想抄我牌喎。」
「你咪俾佢抄囉！有乜所謂？」我不解地說，不解的原因是她為何會跟我說？

「咁你幫我俾佢囉！」家欣說。
「得喇！最緊要你無問題。」
「我無乜所謂。」
結果，我還是把她的手機號碼利用whatsapp傳送給聰明仔。我們玩多一陣後，敬騰話要埋單，咁我地都拎定銀包出黎。
「多謝你七百三十一元。」
「計下每人幾多先。」
「唔駛喇，我俾二百五十。」說罷，我即時從錢包內掏出兩張一百和一張五十元紙幣。
「乜你地D錢可以撈亂黎洗架？你地好熟咩？」家欣說。
「識左十幾年，呢方面我地唔會計得咁清。」言下之意，我係有少少不滿。雖然錢方面可能好多人都會有疑問，但她用不著要加最後一句吧？她這樣說有些不尊重，以致我對她的印象分大減。
最後，我們每人付了二百五十元，理應有十九元可以找回，但家欣竟然問敬騰：「唔駛找當貼士有無問題？」
「得喇得喇！」
敬騰說罷，家欣已返回收銀枱。其實我想叫佢唔好，但大庭廣眾這樣說難免有些失儀，在此之前我還寄望他能夠按原定計劃進行，大抵他受了酒精影響吧！所以我也沒有怪責他，只是替他不值而已。說實在，我對明買明賣這方面沒有意見，只是她的態度問題，以致我對她的印象分大減。事後，敬騰也跟我說家欣唔係佢杯茶，咁我唯有祝福聰明仔飲到呢杯茶。（續）

第十二章：飛機場的作用

「喂！」
這時家欣傳送給我的whatsapp內容，但礙於工作關係，我沒有即時回覆她。
當下班後，我再翻閱手機，看見家欣的另一個whatsapp短訊，佢問：「上次你個老友抄左我牌，點解佢唔打俾我？」
我心想：「佢唔打俾你關我叉事咩？你咁掛住佢不如你自己打俾佢。」
我給她的回覆也不算是友善，我把這句「咁你想點？」傳送給她。
接著，手機響起，明顯是家欣的來電，我接聽後說：「喂，講喇！」
「無咩特別，我只係好奇姐。其實你個friend係咪宅男黎架？」
「邊個先？」
「梗係抄我牌果個喇！」
「聰明仔嘛，佢梗係唔係宅男喇，佢似咩？」
「只不過我想講明宅男唔arm我姐。係呢，幾時出黎食飯？」
「星期六喇不如。」
「咁好喇，到時見。」
說罷，她剛好掛線。接著，我立刻致電聰明仔，他也很快接聽了電話：「喂，咩事？」
「無呀，想問下你唸住幾時搵家欣？佢向我投訴丫。」
「下？投訴咩？」
「佢話你抄左佢牌之後做咩唔打俾佢？」
「我都唸唔到有咩同佢講？大不了星期六我約佢出黎食飯囉！」
「星期六？佢約左我喎，不如一齊喇！」
「都好，我有D騰雞，有你係度可能會好D！」
「咁我同佢講聲先，不過我唸佢應該唔會介意。」
「好喇，咁到時見。」當掛線後，我立即用whatsapp問家欣：「星期六晚聰明仔都出黎，你無意見嗎？」
「下？點解約埋佢？」
「佢話想了解你多D嘛！」我邊笑著邊打這個訊息。
「佢真係咁講？」
我略為遲疑後才回應她：「佢係呢個意思。」
接著，她已經沒有回覆我，而我也沒有理會她便開始睡覺。距離約會前一晚，家欣致電給我，她開口便問：「點解佢唔自己約我？」
「佢想約你，不過我地撞左期，我唸一齊你唔會介意卦？」
「哦．．．咁．．．無野喇！」她的語氣像是不情願似的。
「無野？你好似有D野喎。」
「真係無野呀，我想訓陣先，今晚要開工。」
「咁早D訓喇，聽晚見。」
說罷，我立刻掛線。當日下午，她致電給我問：「今晚幾點？食咩？」
「七點，裕華國貨等。唸住去廟街食煲仔飯。」
「八點得唔得？」
「好，到時見。」
說罷，她先行掛線。但看她的聲線很不耐煩，不知道是否不喜歡吃煲仔飯的關係？但吃甚麼東西也有商榷餘地，只怕是沒有這個機會而已。晚上七時五十分，我率先到達裕華國貨，當我致電給她時，第一次她cut我線，但我只是想是否她正在忙於化妝換衫？最多只是遲到而已。但當我再次致電給她時，電話卻是長響，連續三次也是這種情況後，我才意識到她是否「放飛機」？此時收到聰明仔來電，我接聽後說：「喂，你去到邊？」

「我就到，你呢？」
「我已經到左。」
「得喇，我應該就見到你。」
說著，他已從對面馬路急步迎著我的方向而來，我們也同時收線。
「咦？家欣呢？」聰明仔未停定已經問。
「我唸你要有心理準備，佢可能放飛機。」
「下！唔係卦，搵下佢喇！」
「我已經打左幾次，都係長響，你打喇！」
結果，無論我們輪流打了多少次，電話仍然未有人接聽，接著我發晦氣說：「唔好打喇，我地食野先。」
結果，呢餐只有我和聰明仔二人，我們也嘗試分析家欣甩底的原因。其中一個疑點就是她cut線的時間跟whatsapp所顯示的最後上線時間是一致，所以我會覺得她在家裡睡了。而其他原因也許是她根本對聰明仔沒有興趣，從現實角度想也許她覺得這頓飯需要自掏腰包，所以唔想出來應酬我們。但無論甚麼原因都好，放飛機絕對係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基本上她已經一鋪清袋，只是我仍未宣佈她死刑而已。晚飯過後，我和聰明仔由佐敦步行至旺角，我們坐在朗豪坊後面個公園的長椅上，此時也差不多十一時，而她whatsapp的最後上線時間也是一直停留，可能她睡了吧！結果，我們差不多十二時便離開旺角，而離開後即使我再whatsapp給她，就算是她有重新上線也好，她也沒有回應，大抵是怕我怪責她吧。（續）

第十三章：死亡約會前奏

「尋晚訓左，唔好意思。」
這個whatsapp對話是由家欣送出，我心想：「都估到喇！」但我沒有即時回應她。
大約晚上七時，這時我正在家中，電話突然響起，是家欣的來電，我立刻接聽：「喂。」
「尋晚唔好意思？後來你地點樣？」
「無呀，我地沿住廟街行返出旺角囉！你係咪訓左？」
「係囉，我自己都好攰。」
「都估到啦，唔好成日出去蒲喇。」
「少左喇，呢兩晚我都無開工。」
「係咩？」
「我早兩日先病完黎，我把聲仲未得。」
「咁你休息下先喇。遲D傾。」
說罷，我已經掛線。此舉亦表示我不太想跟她說話，我覺得她根本無心出來，要是有心，她又何以會臨出門前還要睡覺？再加上她第一次cut線的時候，也使我覺得她的解釋是多麼牽強。大約兩星期後，她在whatsapp問我：「幾時黎我度飲野？」
由於工作關係，過了兩小時後我才回覆：「聽晚得唔得？」
「無問題。」
雖然我已答應她，但事實上當晚我並沒有赴會。而她也沒有找上我，未知是否工作太忙的關係又或是她已預料到我「放飛機」的關係？一來就算真的爽約，也只是一人一次的藉口，但主要原因是我唔想駛錢。第二日，我主動whatsapp她，問她今晚出唔出黎食飯？她卻即時回應：「去邊度食？」
五分鐘後我也回了她一句：「你想呢？我無所謂。」
「不如出尖沙咀打邊爐喇，我知道有一間好正。」
接著，她從openrice
send了一些關於該餐廳的Detail給我，這家餐廳位於金巴利道，是日本料理加火鍋的餐廳。價錢方面也合理，所以我最終訂了枱。
接著，她在whatsapp問我：「今晚係咪得我同你？」
「係呀，我無搵其他人。」
經過上次之後，我真係唔敢再約其他人，免得她又爽約而令到我的朋友們大失所望。
「兩個人撐枱腳。」她的回覆還加了一個笑容公仔，顯然是滿意的。
「我訂左六點半，到時見。」
「咁早？不如七點喇！」
「遲少少入場都可以。」
「咁到時見。」下班後，正當我回家準備換衫出門口時，她卻傳來一個令我汗顏的whatsapp給我，她說：「可否幫我入三百蚊俾我？我趕住要用。」
接著，她把帳戶號碼send給我。我即時回應她：「我附近無匯豐銀行。」
她的回覆卻說：「咁你出到黎先。」
接著，我也沒有回覆她。事實上，我是非常介意別人向我借錢，因由自己或是身邊的人也遭遇過借錢唔還的人，有些甚至是滿以為相熟或者可信的人。但若是因為金錢糾紛而失去某些朋友，我卻是不情願的。當然，如果同志大聯盟的兄弟有難我都樂意出手襄助，但當然是我能力範圍內做到的。「入左未？」
這是我到尖沙咀的車程途中，家欣給我的whatsapp，我回應她：「我坐緊車。」
她卻回覆說：「咁你落車喇！」
「你一陣要俾返我。」
接著，她沒有回應，但我已想到是甚麼結果了．．．（續）

第十四章：死亡約會（一）

還記得2013年歐聯四強首回合，拜仁首回合領先巴塞四比零，但家欣的形勢比巴塞更嚴峻，次回合即將開始。即管看看巴塞能否收復失地？當我存錢進入她指定的戶口後，便急不及待把收據傳送結她，她依舊沒有回應。當差不多六時二十分的時候，我卻致電給她，她第一句便跟我說：「我坐緊車，七點前會到。」
「咁得喇，我周圍行陣先。」
「咁好喇。」
當掛線後，我卻在附近遊花園，腦裡也盤算著她是否真的會還錢？但這也大概是奢想吧。
時間還多的是，我走到銀行提款，我心想：「五百蚊應該差唔多卦？」結果，我把五百元從銀行戶口中提出，便慢慢步向金巴利道。當走到該食肆樓下時，手機突然響起，是家欣的來電，我接過電話後她說：「我在尖東站，邊個出口近？」
「你行返過黎尖沙咀先，跟住金馬倫道出．．．」
此時，她卻打斷我的說話：「咁我應該知邊道，你係咪係上面？」
「我係樓下，駛唔駛等埋你？」
「你上去攞位先喇，係咪得我同你兩個？無其他人？」
我心想：「玩野咩？之前又話兩個人無問題，而家又問有無其他人？」
說實在，如果佢唔介意其實我都唔介意，唯一只是怕她像上次這樣，令我覺得唔好意思。
「無呀，你想見佢地咩？下次先喇！」
「下次有機會先算喇！」
就是這一句話，令我不禁對她有所揣測，最初我還是不能理解這句話是甚麼意思？而這次過後我已徹底明白。雖說不能理解，但底裡已給了自己兩個模擬答案，其一就是她已經有新目標，也意味著我終於「甩難」；又可能她唔滿意我追她還錢而把我撇出視線範圍內。要是這個原因，這些人我只可以當沒有認識過。錢是我的，我不是開善堂，我可以借錢給別人同樣亦有追人還錢的權利，我不認為我自己有錯，就算我有錢也不代表要給你花？即係咁，係咪因為你有錢交罰款就代表你可以亂拋垃圾先？係咪你架車有買保險我就可以隨便整爛你部車先？係咪你有買醫療保險我就可以推你落樓梯？最後，我還是草草回應她後便掛線，接著便走進這家日式料理的食肆。當我看見餐牌時果然精神為之一振，餐牌的價錢跟openrice有出入，根本不算是大眾化，這也難怪為何晚飯時段沒有排除的人龍，眼見亦有一些空位，也意味著我帶來的五百元不足以付款。
「先生，想食火蝸抑或刺身？」
是在旁的經理問，我卻裝作輕描淡寫的回應：「我等埋我朋友先，轉頭叫你。」
接著，她離開了，身上的壓迫感也驟然消失。事實上這個情況下也擔心不來，所以我也想著待她到來後便落樓下提款。我邊望著餐牌邊望向門口，十分鐘後，家欣終於到達了，她急忙地把手袋和盛著縮骨遮的紙袋放在椅上，她說：「唔好意思，遲左少少，叫左野食未？」
「未呀，你都未黎，唔知你想食火鍋抑或刺身？」
說罷，我把餐牌遞給她。當她看著餐牌的時候，我又問：「俾返三百蚊我先。」
「唔好意思，我無禁錢，食完飯先俾返你。」
我相信只有像我這些傻仔才相信她仍然有心還錢給我，又或許這是樂觀的想法吧！
「好吧。」我冷冷地說，但她很像沒有察覺我有甚麼不妥，她還問我：「象拔蚌同埋三文魚好唔好？」
「咁即係唔食火蝸？」
「食，我要生菜、蟹柳和墨魚丸。你想要咩湯底？」
「鴛鴦湯底喇，唔好煩。」
當我們落左單之後，我問她：「你有多少錢在身？」
但其實我都知道這個問題是多麼愚蠢，要是她有錢在身便一早已還給我，但她對我說的說話卻更是令我怒火升溫，她說：「幾張十蚊紙同廿蚊紙。」

此時，我想應該是時候需要冷靜一下，我拋下一句：「我落樓下禁錢。」
接著便走落樓下。（續）

第十五章：死亡約會（二）

此時我到了附近的提款機把八百元提出，接著我沒有即時上回去，而是在樓下抽煙。我憤怒的原因不再是金錢方面問題，而是她的態度。正常情況下你明知同人出街食飯無理由唔帶錢出街？佢真係老奉要我請。就算係要我請都算，但都希望佢擺返幾張大紙係銀包入面做下樣喇！佢連這些門面功夫也懶得做，就知道她的誠意有限。感覺上她出來的目的只是為了這一頓飯。當我上返去之後，她又在我面前提及海蓉，但她們不是已經反左面咩？她對我說：「早幾日佢同佢阿頭去左我果度飲野。」
「咁跟住點？」
「佢阿頭抄我牌囉。」
「乜佢咁猴擒呀？」
一般來說，就算對對方有多大興趣也好，如果是第一次見面，我也不會急於抄牌。當然，由女方作主動又另作別論。
「佢呢幾日係咁打俾我，又話對我有feel，但我只係同佢見左一次面咋。」
我心想：「係就好喇，我甩難！」
但我還是說：「嘩，咁離譜？」
「佢仲同我講左好多野．．．等陣，電話響！」
她拿著電話跟我說：「又係佢！」
說罷，她接聽。但她的談話內容我沒有深入去聽，只知道果隻狗公想約佢今晚出去飲野。她收線後跟我說：「不如一陣約海蓉出黎飲野。」
「都好，我都想見下佢，始終好耐無見。」
當然，如果為左見海蓉我會樂意的，但我絕不想跟這件港女有下半場。
「我打俾佢，不如你叫埋你班朋友一齊出黎喇！」
「一陣，不過而家都得，我唸我地都食唔晒D野。」
未知她是否早已察覺不妥，所以想我叫埋其他人出來「分擔」一下？或是她不想單獨對著我？但無論如何，我也覺得有需要的。我致電聰明仔說：「我同家欣係尖沙咀食飯，你黎唔黎？」
「唔得呀，我而家仲係大陸。」
「大陸？咩事？」
「我朋友生日，佢叫我陪佢北上。唔講住喇，返黎香港先傾，拜拜。」
說罷，他已掛線。
接著，我致電史敬騰，他說：「喂。」
「今晚我約左家欣食飯，你出唔出？」
「幾時？有咩人？」
「而家已經食緊，得我同佢。」
「唔喇，我都話對呢D港女無興趣。」
「咁得喇，下星期再約。」
「無問題。」
說罷，他已掛線。接著我問家欣：「海蓉果邊點？」
「佢果邊開緊餐，你呢？」
「兩個都話唔得閒，算喇！我地自己食。」接著，三文魚和象拔蚌已送上，我們邊吃邊說著，她問：「我下個月去泰國，駛唔駛買手信俾你？」
「求其得架喇，我都唸唔到要咩。」
而事實上我仍然盤算著，下次仲有機會見面先算喇！
「咁我求其買D野食返黎就得喇！」
「我無所謂。」
接著，當她提及到去旅行的時候，我的回應也只是敷衍了事，像是對她抗議似的。
吃過刺身後，當火鍋送上來的時候，接下來的，就是她玩電話的時間，而我亦開始咀嚼那些放在鍋裡

的蟹柳和墨魚丸。期間也不時問她吃不吃火焗，但她很像只對眼前的智能手機有興趣。「佢阿頭成日煩住我，問我得唔得閒同佢聯絡感情？我同佢唔係好熟咋！」
「咁癲？擺明要食左你咁喎。」
「唔講你唔知咋，果晚同佢第一次見面佢就問我爆唔爆房？我同海蓉講返佢都話盡量同佢保持距離喎。」
「呢D人小心D好。」但我心裡卻有另一個答案，既然佢明知要同這些人保持距離，好心就唔好show佢喇！接著，我們輪流上了洗手間。當她在洗手間內的時候，我已經舉手高呼：「埋單！」（續）

第十六章：死亡約會（三）

接著，侍應把帳單拿過來後，剛才的自信驟然頓失，帳單顯示的銀碼為一千六百二十四元，這也表示我身上的現金不足以應付這頓飯。我對侍應說：「你轉頭先黎。」
接著，她已經行開，但另一個「她」已經出現了，我問她：「你銀包真係無錢？」
「爭幾多丫？」
接著，她從銀包內向我顯示數張二十元及十元的紙幣，感覺上對我說：「我沒有騙你的！」
見到呢個情況其實我好想爆粗，但我仍然保持克制。我問：「咁你有無信用卡？」
她卻想也不想便說：「無！」
她這個字一出，感覺上就似本能反應一樣，究竟真係無抑或有都話無就只有她才知道。我只是冷冷地說：「咁即係要我落去禁錢喇！」說罷我已經站起來。當我行到落樓下的時候，心裡卻泛起一陣邪念，就是一走了之。反正有件狗公媾緊佢，佢有本事咪叫佢件狗公上黎埋單囉。但我唔係「佩斯寶」，加上如果我就這樣離開，這件事根本沒有轉圜餘地，因為她是海蓉的朋友，我也需要向海蓉交代。如果我堅持，至少我仲可以理直氣壯，否則就只有自己理虧。種種原因下才驅使我到銀行把三百元提出來。返回餐廳後，家欣仍然做「低頭族」，而我卻把一千六百元放在桌上，接著再掏出一張二十元及一個五元硬幣，可惜只是沒有散銀，否則我係唔願意俾果一蚊小費，接著便離開。落到樓，我第一句便跟她說：「俾返三百蚊我先。」
「得喇，我轉頭去到匯豐銀行禁返俾你。不過我想返公司先，擺低把遮。」
接著，她把那個紙袋交給我，好明顯已經知佢係咩企圖，不過都算，我極其量都係幫佢拎埋呢次，要是她不還錢，我也沒有必要再應酬她。為什麼我會這麼肯定她不會還錢？要是她有心還，她在吃飯前已經還給我，用不著諸多推搪？當我們沿著加拿芬道慢慢步行到她工作的地方，沿途她大部份時間也是談電話，大概也是跟海蓉或是那頭狗公談話吧！而我也沒有心思理會她的談話內容，我腦裡只是想著：「快D還錢！」
我們到達她工作的地方後，她還打趣地問我飲唔飲返兩杯，我答她：「一陣都飲喇！」
「海蓉都唔知出唔出黎，不如你打俾佢。」
「佢頭先點講？」
「佢話仲未走，佢阿頭一陣到。」
「咁我去廁所先。」十五分鐘後，我離開洗手間，接著她跟我說：「不如去行陣先。」
「好丫，橫掂你都要禁錢俾我。」
「咁行喇！」
接著，我們步行到附近的K11，由於時間尚早，我們在大堂內待了一會，接著她就是談電話，我已經好肯定是那頭狗公，從對話當中佢好似話想join埋一齊，但我已沒有心思再理會，此刻我只想她快些還錢。
當她掛線後，我問她：「咁你幾時禁返三百蚊俾我？」
「一陣都經過銀行架喇，轉頭先。」
接著，我已經懶得回應她。我只知道如果佢唔還錢我一定唔會再見佢．．．（續）

第十七章：遣返

雖然場波輸緊，但哨子一日仲未響，比賽都仍然要繼續，不過都唔駛點估，有睇場波的人都已經知道結果。「等陣，電話響！」
此時我跟她行出花園外，她的談話內容大概也是跟我一起等，但大約五分鐘後他卻說：「唔好意思丫，裕文，個男仔話唔想見到你喎！不如你send返你account number俾我，我過兩日入返俾你。」
早知佢唔還架喇，不過做戲都要做全套，我照樣send個account俾佢，我就等佢兩日時間，如果佢唔還錢我唸以後都唔駛同佢見面。
雖然我已經同佢各自散，但我仍然離遠跟住她，始終自己也有興趣知道隻狗公係咩樣？大約十五分鐘後，家欣終於同隻狗公見面，我離遠望就已經知道隻狗公其實個子不高，英唔英俊見仁見智，感覺上如果我有心爭應該唔會輸蝕，但可惜我已經「放手」。場波已經踢完，巴塞返到主場輸多三球，拜仁以總比數七比零勝出。就是這樣，我正式被她「遣返」。過左一陣，家欣還send了一個表情圖案給我，我只是send了句「玩得開心D」就算。當我上左車的時候，我決定send返個whatsapp知會返海蓉：「我走左。」
三分鐘後，她終於回應我，以下是我和她的對話內容：
「下！」
『我俾你老友遣返。』
「？？？」
『你自己問佢．．．』
『我無野好講．．．』
「咩料？」
『你問佢！』
「你係邊？」
『我上左車！』
「我今晚上七樓。」
『我知，你老友講左．．．』
『我唔想講咁多．．．』
『我都想去，但現實唔容許我咁做。』
「？？？」
「想見下你！」
『我都好想見下你，但我只係從現實角度唸．．．』
『我無錯．．．』
『如無意外未來呢兩個月都見我唔到。』
「咩事呀？」
『你當我休息一下．．．』
「唔好咁．．．」
『我好劲！』
當我下逐客令後，她果然沒有再回覆。對話當中雖然我叫佢問家欣，但我相信家欣都唔會知道自己衰咩？顯然，我講餐飯係咪由我請客抑或幾多錢都只係藉口，真正令我不滿的原因還是她向我借錢。其實佢開口問我借錢果刻已經衰左，佢仲要唔還即是意味著她即時被我推上斷頭台。之前也說過，如果兄弟有難我係唔介意借錢幫忙，但她一來唔算相熟，相熟的定義起碼都識左三五七年先，她只是朋友的朋友更甚。二來她跟我談及她會去旅行，即是代表她的經濟不是出現困難，我沒有必要幫佢，如果佢因為去旅行而導致經濟困難，咁就唔值得可憐。說到底只要她肯還錢，其實呢餐飯我都唔會請得不情願的。但現在我卻是憤怒，我反而揣測她問我「攞」三百蚊的意思是否連車錢都唔想自己出？又或

是把自己當作援交妹？我寧願她跟我說自己做援交，至少我仍然會尊重佢，因為她也是靠自己付出賺錢而且沒有傷害別人，並不像職場上的卑鄙小人，但她現在卻跟偷呃拐騙別無兩樣，至少我不會容許身邊有此等行為的朋友出現。（續）

第十八章：聲援

第二日，我條氣仍然未順返，所以我send了個whatsapp給海蓉：「即係咁，我請食飯唔係問題，但佢犯左一個死罪，就係問我借錢。」
接著不知多久，她終於回應我說：「明白。」
但是她明白又有何用？好明顯呢個回覆唔係我想見到囉。她接著回應：「佢仲細，原諒佢！」
於是我再whatsapp問：「假如一個沒有誠意，沒有誠信，沒有理會別人感受的人，你會點樣睇佢？」
「你指家欣？」她問。
「佢係港女！」
「佢有咩得罪你？」
「沒有誠意係指佢明知同我食飯都唔帶錢出街，剩係借錢唔還就已經係一種沒有誠信的表現，明知唔係自己埋單都要盡叫，佢好明顯沒有理會別人感受囉。」
接著她沒有回應，我續說：「得出結論就係：佢擺明想cap水，早走早著！」
接著我再說：「唔爭在話埋你知，佢除左係第一次問我借錢之外，以上行為佢唔只一次．．．」
接著她才回應：「我今日病左．．．」
我睇到呢個回應之後實在唔知俾咩反應好？我同佢講緊家欣單野，佢竟然話自己病。但我又不想對她窮追猛打，始終唔關佢事，所以我回應她說：「咁你休息下先！」不久後，聰明仔致電給我，我們談了一會後他向我問及昨晚的事，原本我唔係咁想提，不過佢問到我即管講：「咪提喇，總之就一肚火！」
「尋晚餐飯好甘咩？」
「餐飯一千六百二十四，呢個數字我到死果日都唔會忘記！」
「嘩！咁甘？你俾晒呀？」
「佢肯俾先得架！不過呢餐飯都唔係重點，最大問題佢借我錢唔還。」
「佢借你幾多先？」
「好少姐，三百蚊，不過唔係借幾多問題，而係我一向好憎人問我借錢。」
「無錯丫，你估叫雞咩？」
「叫雞起碼都有得屌西先喇，佢邊有？」
「咁其實可以用新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告佢喎，收左人錢唔提供性服務。」
此時我真的笑了起來，不過我都懶正經咁講左句：「咁佢又無話出黎做，咁好難告得佢入喎。不過都可以試下告海蓉，佢剩係同我講家欣有公主病，無同我講話佢係港女，一樣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囉！」
「挑！講呢D！不過餐飯真係貴左D喎，你地食咩黎丫！」
「刺身加火蝸，刺身有三文魚同象拔蚌。」
「唔怪得喇！象拔蚌真係好貴嫁，都係我衰，我累左你！」
「傻喇，一場兄弟，況且呢D野邊怪得你！」
「如果我係度至少都唔會俾你地叫象拔蚌先。」
「咁事實上我又食得比較多，但我覺得呢個絕對唔係佢唔肯夾返錢的理由囉！就算佢唔肯夾一半，稍為識做既都酌量俾返自己果份先喇！」
「我撐你！咁又係丫，佢又唔係我邊個？我點解要請佢？如果佢要我請我一定唔會再約佢下次囉。」
「我通常第一次都算，因為我都會搏佢請返我下一次，始終一人一次係好正常。但當佢第二次都無意識夾返錢之後，我係已經唔會考慮佢。」
「你已經好大量，我佩服你就真！」
「又唔好咁講，每個人底線唔同姐。不過今次我係嬲在佢真係老撚奉咁，我問你一句，你出街同人食飯前你會帶幾多錢係身？」
「幾百蚊無走雞卦！」

「咪係囉！佢尋晚成個銀包加埋都唔知有無一百蚊？」
「咁離譜，好在我無去馬。」
「呢D人以後避之則吉喇，我唸過架喇，如果佢唔還錢我地以後唔搵佢。」
「無錯，兄弟，我撐你！」
「呢兩千蚊睇穿一個人算係咁。」
「兩千蚊又甘左D，夠我叫幾次雞。」
我笑說：「平平地都得架！」
之後，我們談笑風生，差不多已談了超過兩小時。接著，我在whatsapp打了這些句子給海蓉：「剛剛同我老死傾完電話，俾著係佢已經無下次．．．」
「幾十蚊我請無問題，幾百蚊我請無問題，但當去到千幾二千蚊都要我請果陣，佢會好意思嗎？」
「而家我唔係要求佢夾返錢俾我，而係做人最基本的誠信呢？去左邊？」
「我無乜野，其實當時我可以一走了之，但我知道如果我行得呢一步，呢壇野唔會有彎轉！」
她果然沒有回應我，所有回應也只是一個剔號，可能她真的病了，需要休息。始終都盤算過，其實我都唔會旨意她幫我些甚麼，始終自古忠義兩難存，我做咁多野無非只係想呻一下，亦希望佢地知道問題所在，錢果方面真係好閒。（續）

第十九章：攤牌

大約晚上七點半左右，我看見whatsapp上的訊息有兩個剔號，於是我致電給海蓉，為的只是討論家欣一事，但可惜她沒有接聽，大抵她沒有心理準備吧！但過了十分鐘後，海蓉致電給我，我立即接聽後說：「喂。」
「我唔舒服，又無錢食飯．．．」
我沒有聽進耳內，此刻我心裡想：「你唔係想問我借錢卦？」
「．．．不如你出黎喇！」
「唔得呀，我食左飯。」
「唔緊要喇，你出黎最多我請你。」
我心想：「你唔係無錢咩？而家又話請我？佢係咪病到懵左？」
「咁唸住食咩？」
「你話事喇！」
其實我根本無唸過要應酬佢，只不過想睇下佢搞甚麼把玩？我說：「尖咀喇！」
「尖咀咁貴，我都係唸住係我屋企附近咋。」
佢剩係講呢句，我已經唔想再同佢說話，因我覺得她好像在我傷口灑鹽一樣，當初我接聽電話時，我都係希望佢主動解決呢壇野，而唔係講埋D廢話。
「咁下次再約喇！」
「今晚其實我好煩，有個客生日，佢想我過去同佢慶祝，但我無錢，自己又唔係咁想去，佢話幫我俾埋入場費，咁我點推？」
「咁你唔想去咪唔好撚去囉！問黎都多餘！」我心想。
但口裡我卻說了這句：「咁你咪上去坐一陣囉！」
「唔講住，果條友打俾我，轉頭覆你！」
說罷，她急忙掛線。這次她的來電沒法把我的怒火撲滅，我在等待期間便檢查自己whatsapp，發現海蓉和家欣的最後上線時間是相同的，再檢查來電顯示的時候，也發現這個時間也是相同，很明顯是她們在來電前有溝通過，但這次來電她卻沒有提及此事，覺得她是「詐傻扮懵」，以致我也對她有所不滿。一小時後，我再傳送whatsapp給她：「有樣野我需要你搞清楚，我唔係媾緊佢！之前都同你講過佢唔只一次係咁，基本上連續兩次我係唔會考慮。如果我係媾緊佢我亦都無必要同你講呢單野！」
過了兩小時左右，她終於回覆我一句「明白」。但我仍然質疑佢究竟是否真的明白？或是覺得我只係「發爛渣」？所以收到訊息後我便立即回覆她：「我唔想你難做，其實我只係想呻下，我唔期望你會做到D咩。」
「我只是對你的處理方法非常失望，也許是你根本沒有處理過！」
接著，我等不及她的回應，便上床睡覺。
第二天，我出門前才有空檢查whatsapp，發現海蓉在凌晨二時左右才回覆：「唔好意思，朋友生日，忙緊。」
我回應她：「咁點？」日間，我忙於工作，並沒有留意手機的狀態。當我下班後，我卻收到一大堆whatsapp訊息，也是海蓉給我的，內容如下：「我早退！」（十四時四十五分）
「唔舒服。」（十四時四十六分）
「我有事．．．」（十六時二十分）
「你有無真正關心過我．．．」（十六時四十二分）
看罷，我回應她：「明知自己有事就唔好成日飲咁多喇！醫生點講呀？」
「你有無真真正正關心過我！」
她卻回得很快，但我知道這個時候需要讓她冷靜一下，所以我打了一句：「咁你休息下先，有咩遲D再講！」
當然，她沒有再理會我。其實我係覺得憤怒，憤怒在於她根本沒有誠意談及家欣的問題。我同得佢講

，無非都係想大家唸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解決單野，但佢唔係詐癲扮傻就是扮撚晒野，講得難聽果句：「佢有病關我叉事咩？」抑或佢唔係唸住想請我食返餐幾十蚊就當無事發生丫嘛？如果佢真係咁唸我唔覺得佢幾有誠意囉！我只是覺得被人侮辱緊！雖然海蓉沒有誠意同我傾，但我底裡亦有打算：一、我以後唔會再同佢單獨出街，而且至少要有我的朋友在場，但不包括海蓉；二、出街食飯我唔會訂枱；三、我以後唔再去佢個場；四、我唔會再對佢咁友善，無位入我唔理佢，有位入我會用言語攻擊佢；五、就算最終拆掂左，即係佢肯還錢又或者肯夾返錢俾我，第一項一樣維持原判！（續）

第二十章：物以類聚

兩日後，我如常工作。這時下午三點，由於有空閒時間，所以走到洗手間內「蛇王」，看看手機的時候，發現whatsapp有個未閱讀訊息，聯絡人名字竟是家欣，我心想：「佢竟然仲有面搵我？」
是早五分鐘前的訊息，內容如下：「返緊工？」
我用whatsapp回應返佢：「係！」
接著，我收起手機，開始抽煙。當整支煙完全熄滅後，我再翻查手機，家欣再次在whatsapp問我：「今晚得唔得閒？」
我終於明白到「沒有最無恥，只有更無恥」的道理，但我決定在不願意的情況下回應她：「我好忙！」
接著她send了個不開心的表情符號給我，接著下一句是：「你好野！」
我沒有用文字回應她，只是打了個問號。
接著她的內容是「唔開心」和「唔想返工」，但這又與我何干呢？
我問她：「甚麼事？」
她再給我訊息：「無野丫！」
其實我真係好想屌鳩佢，我懷疑佢究竟係咪想呃水吹？但我仍然正經地回應她：「有咩事唔怕講喎，屈係個心入面好易有抑鬱症架！」
接著她回應了我一句：「都話無事！」我們的對話就此結束。此後我whatsapp跟海蓉說：「你個港女朋友好唔開心，你睇下佢咩料丫！」之後我已經沒有再理會此事。事實上家欣的事與我無關，難聽D講句：「我理得佢死。」我肯同海蓉講已經算係「做多左」。但事情原來尚未結束，下午四時零五分，手機響起，來電者是海蓉，我接聽後立即走到茶水間，我問：「點樣？」
「我打俾佢無人聽喎，佢咩料丫？」
「佢話佢唔開心，我問佢咩事佢又唔肯講．．．」
她打斷我的話說：「佢從來唔會係我面前講唔開心囉！」
「你得閒打俾佢喇！」
「佢點同你講先？」
「佢話自己唔開心，又唔想返工囉！就係咁。」
其實我咁講得出，根本擺明唔想理，當我正想掛線時，她突然語出驚人，使我仍然保持通話。她說：「你究竟有無關心過我？」
我未及回應，她即時補上下一句：「你剩係識得係我面前講佢，又唔見你關心下我？我自己都唔開心，你知嗎？」
唉，原來我一直白費心機，她竟然把我在她面前埋怨家欣的說話，竟然被她理解成我對家欣的關心，我真是無言了！她接著說：「佢無資格係我面前話佢自己唔開心，因為我唔開心過佢很多．．．」
看她這樣激動，我也循例安撫她：「咁你又有幾唔開心丫？」
「我每晚返到屋企都好唔開心架，你知唔知我條仔佢點對我？」
在此簡單講解一下海蓉的感情狀況，雖然她跟男朋友同居，但感情一直都好唔穩定，經常徘徊於分手邊緣，我卻問她：「佢點對你先？」
「你咪以為佢平時點樣對我好，我係佢屋企都係訓地下咋！」
「咁你咪唔好同佢一齊住囉！」
「我阿媽好煩，我都同你講過喇！我唔想返去。」
「咁你地咪分手囉！」
我心想：「係佢自己攤黎賤，唔係佢朋友我已經cut左佢線喇！」
「佢就係想分手，佢而家晚晚都叫我同佢搞野呀，佢話唔搞野就分手喎！」
此時，我打了一個突，這些說話竟然出自她口中。不過還是回應他吧：「都話左你架喇，你條仔都唔慌好人，搵個第二個把喇！」
「咁你有無好介紹先？」

她斬釘截鐵地問，那麼我也老實不客氣地回應她：「我班朋友大部份都單身，其實你可以考慮下。」
「你班friend呀？佢地有無事業先？有無車有無樓呀？」
其實我已經怒不可遏，我絕對不容許她侮辱我的朋友，這也卻是令我尊嚴盡失。我開始加重語氣對她說：「咁係你要求高姐！」
「我之前已經衰過一次，我唔想再揀個無出息既男人一齊捱窮，我而家條仔唔係有錢我都唔會俾佢屌喇！你有錢我俾你屌都得架！」當然，她亦是加重語氣。
「咁你自己唸喇！」說罷，我立刻cut線。
交代一下先，海蓉曾經結過婚，有一名兒子跟隨她的前夫，但當然她沒有向我詳細透露離婚的原因。但經過這天後，我對她有所改觀，像她這些人根本不值得擁有幸福。第一，我覺得她離婚的真正原因是為了讓自己追求更高質素的生活，這些不願同甘共苦的女人，根本唔適合結婚；第二，佢為左錢甘願放棄尊嚴，使我覺得這個女子同做雞無分別；第三，佢自己唔會唸一個問題，你要求人地俾到D咩你之前又唔唸下自己可以俾到D咩人？自我中心的性格根本做佢朋友都好難；第四，佢明知男友對她唔好都仲要繼續同佢一齊，與人無尤；但其實最主要的是她竟然奚落我一班朋友，即係間接奚落我，以致我打算慢慢疏遠她。而家欣的事更加不用多說吧！早知如此，當日我落樓下提款的時候乘機較腳好過，這些人根本無需同佢地講風度，應該係話，對付那些無恥之人，應該要用更無恥的方法才可。（續）

第二十一章：終章

兩星期後，我看見她在facebook動態上出現，她在近況更新中寫了這一句：「其實我自問自己對朋友唔錯，但點解你們要離開我？我是否不再需要朋友？」
我看了這句後，我並沒有留言，決定傳送 whatsapp給海蓉，我問她：「其實你知道問題所在嗎？」她立刻回應我：「我錯了！」
「介紹她給你認識．．．」
雖然她的態度已經軟化，但我仍未得到我想要的答案。一來我不是講緊呢單野，其實我係想講佢自己問題所在？
就以那件事為例，她過份維護家欣已是大錯特錯，我亦相信她的人緣不佳往往就是這個原因。事實上，我根本不是針對她，而是家欣，要是她這樣說也即是代表她認為家欣的做法無問題。那倒不如跟我說她的父母生佢出黎教到佢咁係父母問題．．．Sorry，我唔應該話人父母，既然她認為無問題，倒不如直接跟我說：「怕俾人打劫就唔好出街！」又或者跟我說：「她沒有用槍指住你要你請！」
當然，這些說話也傳到同志大聯盟各兄弟耳中。對了，這已經大半個月之後的事，我們聚在富運Ne way
K房內，這晚除了陳肇堅外，其他成員也有出席。當我向大家講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之後，也得到大家的和應，敬騰說：「如果當時你同我講俾人用槍指住我一定會過黎囉！」
聰明仔說：「唉，都係我唔好！」
「唔見左二千蚊都無得玩，有無搞錯？仲衰過叫雞囉！」鹹濕邦說。
「如果我條女係咁我一定飛Q硬佢！」東尼說。
兆基沒有說話，只是不斷附和著笑聲，可能我們的比喻實在太好笑吧！
「唔好講D唔開心野！我地一齊出去拎野食先！」敬騰說。
「都好！不過我想唱埋首歌先！」我說。
「舊唱片　完全塵封不已　陳舊信物　上世紀不翻揭
誰也知　件件沒落物件　已經不新鮮　無奈我　永遠自我欺騙
舊照片　遺留曾一起的笑臉　誰自信日後就算怎樣也不變
而你竟　逐步逐步撥開掙脫　該識穿　仍未撇脫怪罪我死心不竭
明明早該放手　但有眼看不到
明明慘過沒有　仍留住　未接受
盲目太久　無用製造理由　無視我或鄙視我也不會走
明明早想我走　但有耳聽不到
明明誰亦受夠　卻奢盼　廿年後
陪你白頭　求惰性令你未能真的說出口
物證般廝守我就夠
舊照片　仍然塵封不已　陳舊信物　用以追索著某段從前
而你竟　逐步逐步撥開掙脫　早該識穿　仍未撇脫怪罪我死心不竭
明明早該放手　但有眼看不到
明明慘過沒有　仍留住　未接受
盲目太久　無用製造理由　無視我或鄙視我也不會走
明明早想我走　但有耳聽不到
明明誰亦受夠　卻奢盼　廿年後
陪你白頭　求惰性令你未能真的說出口
物證般廝守我就夠
其實我漸發黃　難道廢物之內　你想起我躲於　這暗房
和物證在對望　期待你肯　抽一天探訪
明明早該放手　但有眼看不到

明明慘過沒有　仍留住　未接受
盲目太久　無用製造理由　無視我但我已經不懂放手・・・」
「裕文，手卷每次只可以攞一個，一陣你出去排隊喇。」聰明仔說。
我說：「得喇，一陣我自己出去攞！等我唱埋先・・・」
「明明知她很想我走　但有耳聽不到
明明誰亦受夠　卻奢盼　廿年後
陪你白頭　求惰性令你未能真的說得出口　物證般廝守也　足夠」我拿著咪接著說：「明明早該放手　但有眼看不到，明明慘過沒有　仍留住　未接受！港女拜拜！」
接著的是掌聲雷動，唱完這首歌後，我和東尼一同離開K房，東尼上洗手間，而我則走進放置食物的地方。當我排隊拿手卷的時候，前面穿著藍色吊帶熱褲的長髮女子轉身望向我，我不以為然，接著，她再次轉身，我望著她，她問：「你係咪侯裕文？」
佢竟然知我全名？但我真的沒有印象，我問：「係呀，你係邊個？」
「我好唔開心囉！你竟然唔記得我・・・」
我被她莫名其妙的說話嚇得打斷這句話：「唔好意思，我真係無印象。」
「我咪係麗婷D朋友囉！死蠢！」
當她說罷，隨即也輕輕拍向我。在此說明一下，麗婷是我的親姊，她比我年長六年。
「你係佩兒！」
「咪係囉，點解呢排唔見你落黎玩？」
「我都唔係咁鍾意出黎蒲，你又唔係唔知我家姐收左山之後我都好少出黎喇！」
「咁好多地方都可以玩，唔一定要去你家姐D場。」
「咁你呢排去邊頭玩多？」
「都係尖沙咀架喇！我同班friend唸住一陣殺落去，你有無興趣丫？」
「你幾多號電話？我轉頭打俾你。」
接著，我把手機遞給佩兒，她把電話號碼set入我的手機後，我們也各自返回自己的房間。「乜你咁耐架！」敬騰說。
「唔好意思，頭先係出面撞到朋友，所以傾耐左。」
「唔緊要喇。喂！一陣你地有咩節目？」敬騰問。
「我要陪我女朋友丫，我唸住一陣就走。」東尼說。
「我聽日要學車。」兆基說。
「得喇！我知道。」敬騰說。
「我唸住一陣北上叫雞，你地有無人有興趣？」鹹濕邦笑說，也想到他會這樣說。
「好喎！裕文點樣？」敬騰指著我說。
「一陣我約左人，你問聰明仔。」
「我聽日返教會，陪唔到你地。」聰明仔接著說。
「咁即係各自散喇！」我說。
接著，我們坐多半小時後，手機已經響起，來電者正是佩兒。我想也不想便接聽：「喂！咩事？」
「你行得未呀？」
「差唔多喇！」
「我地三個靚女唸住等埋你一齊截的士落尖咀丫。」
「得喇，我即刻落黎。」
掛線後，聰明仔問我：「你趕住走丫？」
「係呀，不如叫左埋單先。」
當聽明仔按下服務台時，我已經從錢包內掏出二百元放在桌上：「多除少補，下次見！」
接著，我已經急步落樓梯，在彌敦道上，已望見佩兒和另外兩名女子一起，其中一個是長髮及鮮紅色的窄連身裙配長靴，另一名短髮女子沒有她們這樣「戰鬥格」，她只是穿上白色襯衣及短褲配平底鞋。我問：「係咪得你地三個？」
「係呀，我地call左的士，就泊係前面，上車先講。」短髮的女子說。上車後，佩兒跟司機說：「尖

沙咀Why Club！」
接著，我們互相介紹自己，長髮女子是莉莉，看她也是玩家居多；短髮女子是阿霞，她也說自己不是蒲友，相信她跟我的酒量也差不多。當的士停定之後，我從另一邊車門下車，面向的就是家欣工作的地方，而我背面就是今晚的目的地Why
Club。我抬頭一看，熟悉的面孔映入眼簾。她叫了我一聲後向我揮手。在此也順道交代一下，她仍然有主動whatsapp聯絡我，而我採取的態度就是「耍得就耍」，一句到尾，她肯俾返三百蚊我先算喇！
「喂，咪掛住望女喇！我地唔索咩！」
背後的佩兒拍了一拍我的肩膊。接著，我轉身單手攬著她的小蠻腰及邊行邊笑著說：「無野，我只係見到有個援交妹拉客之嘛！」
我心想：「當家欣聽到這句說話究竟會有甚麼反應呢？愈想愈是興奮。」當我們被門口的黑人保安檢查過身份證後，我們一起走進這條陰暗的樓梯，但這已經是第二個故事．．．
《向港女說不》–全文完

向港女說不後記

我記得曾經有個係外國返黎既女仔問過我，點解香港女性被標籤為港女？而唔會標籤香港男性為港男？其實當時我係答得模稜兩可，因為非不得己我真係唔想舉例，事關她之前提及過：「其實全世界都會有這些人存在。」她說得出「這些人」，就已經知道港女真正意思，她只是唔明白為何唯獨是香港才會把這些人標籤為港女？如果我舉例說明其實係無意思，她一樣可以對我說這些人任何地方都會出現。最後我只係用「風度」呢兩個字作出解釋，風度的意思來到中國已經被曲解，來到香港更甚，好多香港男仔以為請女仔食飯就代表係有風度的表現，但佢地做錯，風度一詞係外國傳入，當中並不包括請客及送禮這些涉及金錢利益的行為。當我講到請客呢個問題時，個女仔就同我講：「佢地都係慣左AA制！」接著我回應她：「我都主張AA制，但香港普遍女性都會覺得男仔請食飯係理所當然的事。」

接著，她的另一位女性朋友也搶著說：「咁其實都係你地D香港男仔做成姐！」

當佢講到呢度，我係根本無言以對。事實上，當男性為求讓心儀的女性留下好感，通常都會盡顯「風度」，但這種所謂「風度」亦都顯得那些男性毫無自信，他們往往也覺得除了用請客或者物質上吸引異性外，並沒有其他條件吸引到心儀的女性。此時女性就會企左係一個相對有利的位置，她們甚至自信到有能力讓男仕們為她們付出一分一毫，漸漸也變成理所當然的事。此消彼長下，香港才造就到「港女」這個社會現象，無錯，這就是社會現象，並不是為了標籤某些人，也許這是另一種「社會主義」。最後這餐飯反而係個女仔請返我，呢樣係我始料不及，如果換轉這部小說中的女主角，結果如何？

最近睇左一篇報導，係講及到香港女權的問題，因為在其他地方，男性地位普遍較女性為高，而這個現象在香港卻是相反，由九十年代初鼓吹男女平等開始，至到現在女性在香港的地位比起一般男性為高，也許這也造就港女的形成。當中也提及到男女出街問題，女仔會理所當然地認為由男仔出晒錢係應該，否則會被視為「無風度」，文章最後亦都提及一句我係勁buy：「你當自己係雞都唔好當我係嫖客，你把自己當成是一件貨物也不要以為我應該理所當然地向你付錢。」

即係咁，你開左間鋪頭，當有客人入來的時候，你都唔會理所當然地覺得個客一定會買野先走入來，佢可以話無心水可以唔買，又或者擺到明入黎兜個圈就算。打開門做生意無可能係個客明知貨品不合自己心水的情況下而逼個客買？咁同黑店有咩分別？

這也難怪在男性擇偶條件當中，香港女性相比起世界各地是相對處於落後的位置，當中跟這個現象不無關係！